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爲鼈厮踢溫公不解曰鼈安能厮踢坡曰是之謂鼈厮踢

東坡在黃州時嘗赴何秀才會食油果甚酥因問主人此爲何名主人對以無名坡又問爲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潘長官以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錯煑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詩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賸間雖繫一葫蘆已傾潘子錯煑水更覓君家爲甚酥

二卷終

東坡先生譚史廣卷三

宋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塡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一日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十七十八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坡爲之撫掌大笑優人之言便具褒彈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盌水

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闇黎會得

王荆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鬚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

東坡云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眞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東坡云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刓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與廣武嘆不得雍

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緬呼豎子狂言非至公廼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東坡云頃同黄門公初赴制舉之召到都下是時同召試者甚多一日相國韓公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此語既傳於是不試而去之者十蓋八九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人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操曰隨他楊學士鼈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

下大悟遂落髮爲尼

東坡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黃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臣曰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東坡云予嘗夢客有携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蘇東坡以呂微仲豐碩每戲之曰公眞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直方大也及拜相東坡當制其詞曰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

二之動

熙寧六年周邠嘗作詩與坡坡和贈蘇舜舉詩云哺糟方熟寢洒面喚不醒柰何效蝙蝠屢欲爭晨暝詩意以譏王庭老又作詩寄答周邠云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勞處處避嘲謳河吞巨野那容塞盜入窮山豈易搜事道固應慙孔孟扶顛未可責求由此詩自言遷徙數州未蒙朝廷擢用老於道塗并所至常遇水旱盜賊數起皆新法之所致而執政大臣不能扶正顛仆也

蘇東坡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宗聞之嘆息久之後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其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坡老云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

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東坡云王僧虔居建康里馬糞巷子孫皆蔫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猶糞土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廣則糞土有時而不幸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殁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嘆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

東坡有題織錦圖上廻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餘碧草夜凉低月半梧桐人隨遠鴈邊城暮雨映疎簾繡閣空其二云紅手素絲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風吹絮雪愁縈骨淚洒縑書恨見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頭白自吟悲賦客斷腸愁似斷絃琴

東坡云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

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眞有是也一日聯騎出閒市人有唱是果齎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蘇子瞻云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窓竹屋燈青熒熒時於此閒得少佳趣一日舉似劉貢父曰前數句是夜行迷路誤入田螺精家中來

東坡既就建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軾意

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以小楷書其下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傳寫都下爲之紙貴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坡老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答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三不獲沒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三不獲一作王不獲

東坡既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日不覺察妖賊事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神宗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

坡公嘗有修丹贊云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鵶培以戊巳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於日赫然丹霞夜浴於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携酒饌直至水次送其登舟執手泣涕而別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趙成伯家有妹麗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負此春雪謹依元韻以當一笑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

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兩三杯莫嫌
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鎖
梁園賦客敢言才

坡老云兒子邁幼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
半腮近日鬬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
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詩云葉
隨流水歸何處半戴寒鴉過別村此句亦自可喜
有村校書年已七十方買妾餞客東坡杖藜相過村
校大喜延坐其妾起爲壽且乞詩東坡問所買妾
年幾何曰三十乃戲爲詩其略曰侍者方當而立
歲先生已是古稀年聞者絕倒

坡老云鶩能警盜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鶩而鬻之市
余自湖上夜歸過屠者之門羣鶩皆號聲震衢路
若有訴者余悽然欲贖其死念終無所置之故不
果然至今往來余心也鶩不獨能警盜亦能却蛇
其糞皆殺蛇蜀人園池養鶩蛇即遠去有此二能

而不能免死且又有祈雨之厄悲夫安得人人如逸少乎

東坡云今日見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蘇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惷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惷哉

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而歎使戰國時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三不意老年見此奇特

蘇子瞻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于舟次子瞻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爲吾輩設耶因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巧匠斲山骨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攬蔣山之

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觀之言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受困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

東坡云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猶以爲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爲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忌其夫乃妬他人之妾也

東坡性不忍事嘗云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見以此爲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己上賜對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惟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恐朝廷殺我耳美叔默然

坡浩歎久之曰朝廷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後好了你遂與大笑而起

坡老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獨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益憶與二王飲時也

蘇東坡云硯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結客小字常局促眞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發一大笑也

坡老云王介甫多思而喜蹙時出一新說已而悟其非也則又出一說以解之是以其學多說常與劉原父食輟飯而問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原父曰本草生薑多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者也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也介甫欣然

而笑久之乃悟其戲已也原父雖戲言實大類此

庚辰三月十一日食薑粥甚美歎曰無佐我愚吾食薑多矣因并原父言記之以爲後世君子一笑

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目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轂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疎袁語所親曰酒肉地獄今值獄空傳以爲笑

東坡云玉川子作月蝕詩以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蟇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俚說以寓其意也然戰國策曰日月彫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尚矣

東坡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牘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東坡與李公擇云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自謂長策不敢獨用因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

東坡云桓溫之所成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慕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

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東坡荅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獄吏爲之一笑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解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東坡即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鼂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作無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

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槌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以文爲戲一時咸慕其風

東坡云巳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巳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巳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誨者未必得大魚也

東坡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巳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

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元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沐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盡於此矣

東坡云余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不知也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余廣利王來請端明余被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不知在水深處有頃豁然明白其所詣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上則麗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觀琥珀珊瑚不知多少少間廣利王冠而出從者二青衣余對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歡且

喜頃南溟夫人亦造焉王令出素絞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主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紅梅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以償我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簪冠水旒謂之鼇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乃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鼇相公厮壞

東坡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用吾詩八陣圖詩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其不能滅吳非也我本意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意此爲恨耳此理甚長然子美死凡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眞書生習氣耶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

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東坡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爲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坡嘗飲大豪士家出侍姬十餘人皆有姿技其間有善歌舞者名媚兒容質雖麗而軀幹甚偉豪持所鍾愛命乞詩於公公戲爲四句云舞袖蹁躚影搖千尺龍蛇動歌喉宛轉聲撼半天風雨寒妓頹然不悅而去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石曼卿松詩也

東坡謂文與可既死崔公度於建康城中忽見與可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如餅引至眉間公度大驚然則與可已得不妄語菩薩道故出廣長舌能覆于面覆南贍部州一四天下能覆一千二千三千世界普覆十方世界如金

光明經所云矣

蘇子瞻云吾酒後乘興作數千字覺酒氣沸沸從十指上出去也一時聞者皆笑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辟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于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頗知書札未嘗獲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

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

承平時國家與遼盟歡文禁甚寬輅客者往來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元祐間東坡實膺是選遼使素聞其名思以奇困之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於是徧國中無能屬者有以請於坡坡唯唯謂其介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盍先以此復之介如言方其歎愕坡徐曰某亦有一對曰四德元亨利使雖吁欲起辯坡曰而謂我忘其一耶謹闕而言　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使臣出竟大駭服既又有所談輒爲坡逆斂使自媿弗如及白溝往反齗舌不敢復言他

公常令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作一聯云伏其几

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戴其帽未是蘇公蓋元祐初士大夫皆效東坡頂高桶帽謂之子瞻樣故云

東坡自錢塘被召過京師林子中作郡守有會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高瑩求從良子中呈東坡東坡索筆爲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客我樓前先墮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氷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時用鄭容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

坡老云張雎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掌

東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予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

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孑遺矣追思曩時眞一夢云

東坡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以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即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閾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懊恨不勝去遂盡償所逋一郡稱嗟

東坡謂李廌與李祉言曰某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吾初睡時且於床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略按摩訖便瞑目聽息既勻直宜用嚴整其天君四

體雖復有苛癢亦不可少有蠕動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睡思既至雖寐不昏吾每日須於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頽面盡服裳衣畢須於一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之味其美無涯通夕之味殆非可比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即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二君試用吾法自當識其趣愼無以語人也天下之理能戒然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入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悟覺者也二君試識之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

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其敏

捷善謔如此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侯欲出來祗應也

蘇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直木如常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折事矣主人大笑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如吾兩人耳